



艾草青青

□温圣魏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似乎雨一直是清明的重头戏。细细的雨丝，密密匝匝地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间飘渺起来，如烟似雾。霎儿风，霎儿雨。此时，梨花带雨，一树树梨花被风雨摇落一地，让一颗心里里外外都变得潮湿寂寥。那风那雨如凄冷的思念交响曲，唤起我对亲人的无限思念。

清明时节，艾草青青，艾香悠悠。在多雨的南方，艾草在春雨的滋润下蓬勃生长。春风徐来，满山遍野的艾草，绿浪翻滚，远远望去，满目春绿，美不胜收。

艾草在民俗里是一种祥和的植物，也是一种草药。在家乡的土坡上、垄田边、河畔旁，艾草随处可见。阳春三月，艾草

葳蕤，羽毛状分裂的叶片像手掌一样努力向外伸展，近一米多高的艾草笔直挺秀，除根外全身透绿，叶背和茎上的绒毛像婴儿的汗毛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发出一种粉白色的银光。

认识艾草，缘于那个朦胧的童年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肚子痛，母亲寻来一个药方，用艾草治疗，先用艾绒条熏灸，然后放在水里蒸煮，用艾水泡足沐浴，可通经络、养气血，不出一个月，我的病就好了。

在老家农村，清明插艾是一种习俗，据说可驱邪避灾。人们常把艾条插在屋檐下的大门角楼上，祈福顺顺利利、年年平安。到了夏天，艾草还是一种驱蚊子的

好药。人们常把艾草晒干，碾成艾粉，挂在床头。

清明时节，我们这里有用艾草做艾米粿的习俗，有一千多年历史了。人们相约外出摘艾，享受做艾米粿的乐趣。先把糯米碾成米浆，用细纱布悬吊去水，再将嫩艾叶洗净，放在热水中稍煮，用力揉搓去除苦味，按一比一的比例，配上白碾的糯米粉，使劲地揉和，里面再包上腊肉、笋或酸菜、大蒜等配料制成的馅，做成圆饼状或饺子状，放在锅里蒸。刚出锅的艾米粿皮质光滑，色泽翠绿；闻之清香扑鼻，食之甘甜；质柔而韧、香而不腻。圆饼状的艾米粿通常是甜的，饺子状的艾

米粿通常是咸的。

我们喜欢吃艾米粿，据说“艾”与“爱”有关。《诗经》中的《采葛》写道：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这里说的“艾”就是艾草。如今，艾米粿不仅是老家招待亲朋好友的美食，也是一种精神文化遗产。

自父母高堂去世后，我们全家从未忘记清明回老家为老人坟头献上鲜花。此刻，我吃着清明粿，听着清明雨，清明的思念如老屋屋檐的雨丝，带着几缕凉意滑过我的脸颊。我漫步在春雨中，踏着雨的律动，张开翅膀，化作春燕去寻找故人的影子。

春来野菜鲜

□谢良宏

江南水乡地，过了春节，餐桌上就见春色烂漫了。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人们期盼已久的蕨菜、马兰头、荠菜、山葱、水芹等野菜也开始欢天喜地地“蹭”出来了。春天野菜的活色生香，鲜嫩美味，着实让人们青睐。那些略显清苦的野菜，带来的是一种充满凉意的芬芳，这样的食味是一种只可意会又不可言喻的体味。天然、原生态、绿色的野菜分外抢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田野里，小溪旁，山路边，绝对是野菜的乐园。要问哪里的野菜最多最鲜嫩，春晓盐碱田、太白山麓、东钱湖畔、四明山腹地、双峰白溪、九龙湖旁……到处都是野菜的集中地，挖着最新鲜的野菜，讲究一下春日养生，无论是品尝山里的农家乐还是城里的大众餐馆，都会不得放弃这些最美味的时鲜货。有说口味新鲜的，有说养生重要的，都是以“青翠”色彩来应春景，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补补冬天里失去的微量元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荠菜又叫菱角菜、麦地菜、枕头菜、护生草等，遍布江南各地。

《诗经》有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之诗句。唐代，荠菜成了迎春的必需品，人们在立春都要吃荠菜馅春饼，还将以荠菜为主料的春盘作为礼物互相馈赠。宋代，食用荠菜更为普遍，辛弃疾写过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……

人们特别喜欢在春天吃荠菜，因为荠菜在春天叶嫩根肥，味道鲜美。荠菜烹调方法也很多，做菜粥、菜饭；做菜可清炒或凉拌；还可做馅包水饺、馄饨。荠菜还是一种地道的药材。《本草纲目》说其“明目、益胃”。民谚说：“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。”至今许多地方仍然保留着三月三日吃荠菜煮鸡蛋的习俗，人们在这天要采集大量荠菜，晒干留着煮水服用，就是意识到荠菜降血压的功效。荠菜还有一个别称“护生草”，也是取其能治病，对身体大有益处的意思。

山药菜、山蒜等一些野菜有微毒，煮食前务必在清水中浸泡两小时以上进行解毒处理。树上的野菜品种不多，如刺嫩菜、榆树钱等，宜蒸吃或做酱吃；若是炒着吃，既黏又涩，难以下咽。像马齿苋这样

的野菜，用打入鸡蛋的淀粉裹裹，炸成椒盐马齿苋，风味更加独特。东风菜适合与荤菜搭配，像东风菜炒肉丝、虾仁炸东风菜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
春季里，马兰头的吃法是很多的，可以制作凉拌菜，亦可做馅包饺子，晒干后还可以与其他食物一起烧成美味可口的菜肴。如果用以明目，可与胡萝卜炒着吃；若目赤肤痛，可以用豆腐干各半凉拌；与蘑菇竹笋一起炒，适宜于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视力减退者。

争先绽放在枝条上的香椿芽，是应了腊肉、鸡蛋、豆腐等的邀约。香椿煎鸡蛋、香椿炒腊肉、香椿伴豆腐，哪一样不让人春心荡漾。民间说“家有一树椿，春菜不担忧”，就连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谈起饮食之道时也把香椿芽推到极点，“菜能香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

也因为这些野菜充满了野性与妩媚，故在春天里抢占了“家菜”的风头，成为人们舌尖上的最爱。就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情不自禁地吟道：“遇物尽欢欣，爱春非独我”也。

巍巍金华山

□陈公炎

先有金华山，后有金华城。金华山，是金华儿女心中的“父亲山”。

金华山并非孤峰独耸，而是一条蜿蜒数十公里的雄伟山脉。他宛如一条巨龙，横亘在婺城、金东、兰溪、义乌、浦江五县市之间，用坚实的身躯，将这片土地紧紧相连。

东汉《越绝书》里记载着这座山，那时它被称为常山。秦汉时期，金华山在吴越地区享有盛名。南朝梁时文学家刘峻在金华山隐居讲学，他的《山栖志》使金华山美名远扬。隋朝时，金华山之名正式确立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“江南东道婺州金华县”条下注：“隋改长山为金华，取州界山为名。”

一代代文人墨客翻山越岭，跋山涉水，慕名而来。他们用心抚遍山川草木，感受人文历史，留下了2000多篇脍炙人口的诗文。李白虽未确证踏足过金华山，但他在《古风》一诗中表达了对金华山的向

往。双龙洞作为大自然的恩赐和诗人的灵感之源，被众多文人赞美。叶圣陶的《记金华的双龙洞》让这片神奇的土地广为人知。“金华山色与天齐，一径盘纤尽石梯。”金华山的景成了袁吉诗中的意象，袁吉的诗也成了金华山的千古绝唱。

金华人心中的金华山，是静默而坚实的存在，如父亲的臂膀，给予儿女最坚实的支撑。

每当晨曦初露，金华山便迎来了一天的守望。他远眺着脚下的婺江——那条被金华儿女亲切地称为母亲河的水流。婺江蜿蜒曲折，宛如一条丝带，缠绕在金华城的腰间。

山静静地守护着江，默默地滋养着山。金华山与婺江，一静一动，一刚一柔，它们是金华的骄傲，是金华的灵魂。每当人们站在金华山巅，俯瞰脚下的婺江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。这里是根，是家园，是永恒的牵挂。

如今，新生事物让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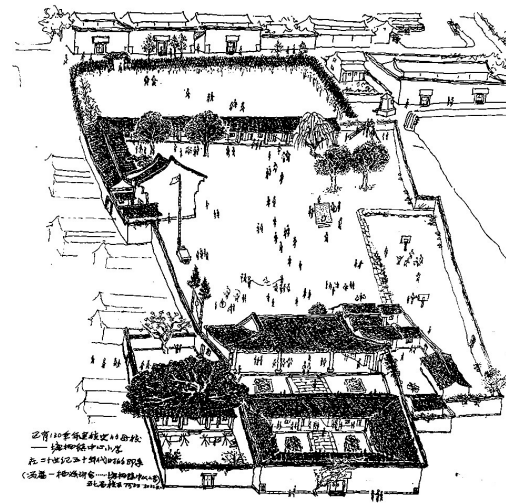
你看，金华山文旅数字空间，让父亲山以数字化与实体相结合的方式，向世界展示自己。他不再是一座沉默的大山，而是一位善于表达、充满活力的文化使者。

双龙洞，金华山的心脏，也跳动着更加有力的脉搏。新项目、新业态、新玩法如同春天的种子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绽放出勃勃生机。大白熊露营地、仙瀑洞的溶洞瀑布裸眼光影秀、小冰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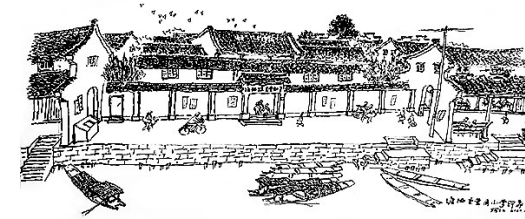
阳光洒在山腰，云雾缭绕在峰顶，清风拂过林间，鸟鸣响彻山谷。金华山的面容因勤劳而更加俊美，因智慧而更加深邃。那些峰峦叠嶂、溪水潺潺的美景，都是他精心创作的杰作。他用自己的双手，塑造了一座越来越美丽、越来越强大的山，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未来。

塘栖忆旧

□蒋豫生



我是塘栖镇中心小学1957届毕业生。这幅速写，记录的是我对上世纪50年代塘栖镇中心小学的印象。这个学校的历史，要上溯到清朝光绪年间的栖溪讲舍。此前，钱塘、仁和两县学子读书都是去杭州东城讲舍，路远不便。塘栖士绅向县里申请以官属冯家弄且适园旧址创办栖溪讲舍，获准并得资助。栖溪讲舍的创办，开了塘栖现代教育的先河。



这是塘栖镇圣堂角小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景。这里原是一座庙堂，1913年改办学校，叫区立圣堂角初级小学，解放后易名杭县塘栖圣堂角完全小学，隶属塘栖镇中心小学。

有好都能乐此生



忽一日，觉得刻印也像记日记似的，可以记录自己这段时间的心境。

人老了，还要有所“好”吗？要有，没有也得去寻求一个，有“好”便有快乐，也即字面意思：有好都能乐此生！细想想，确实是这样。

□刻/徐青文/汪逸芳